

天下太平

傅東華譯

龍河聯合書局發行

SOME  
TIM  
NEVE

A Fab  
for  
Superm

by

ROALD D



天下太平

Ronald Dahl 著  
傅東華 譯

## 譯序

七十回本水滸傳的第七十回裏說到梁山上的盧俊義一天晚上歸臥帳中，便得一夢，夢見他們一百另八條好漢都被稽康擒獲起來，求生不得，當即擁出行刑劊子二百十六人，兩個伏侍一個，將他們一齊斬訖，盧俊義夢中嚇得魂不附體，微微閃開眼看堂上時，却有一個牌額，大書「天下太平」四個青字。

原來反賊肅清了，大宋江山穩定了，就叫做「天下太平」。然而從宋到元，從元到明，從明到清，從清到民國，這短短的八百年來，早又經過了四次的「大不太平」，而況在這四次「大不太平」的中間，還有不計其數「小不太平」的日子，所以我們從我們第十六代的祖宗算到現在，必未有一代人曾經享受過一輩子太平日子的，再看整個世界的情形，從第一次大戰到第二次大戰

相隔還不滿一世（三十年），眼見得第三次，第四次，乃至於第五次的大戰接連的要來。「不太平」的鼓板越敲越緊了，那末這「天下太平」四個青字也只有盧俊義那場惡夢裏纔看得見的罷。因為「成則爲王，敗則爲賊，」「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王與賊循環無窮，吾儕小民終於要無瞧類的。

所以照陶氏這部寓言的推測，人類到了第四次世界大戰就要自相殘滅得「靡有子遺」，乃至地球上的其他一切動物也要被他連累得滅種爲止。譯者覺得也只有那個時候纔算得真正的「天下太平」；又因這書的原名 *SOME TIME NEVER* 很難譯，所以就借這四個字來做我這書的譯名了。

至於這本書的這種新鮮幽默的風格，對於這麼嚴肅的一個題目應該算是非常別致的，但是譯者以爲正唯題目嚴肅纔用得着這種幽默的風格，正唯這種幽默裏面纔見得出嚴肅來。這是譯者要向讀者特別介紹的一點。——譯者。一九四八年十一月。

## 前言

### 我們對於戰爭應該怎樣的想？

有無數的人類生活在今日的世界上，每一個人都曾在戰爭期間有意地謀殺過人。雖然明知自己有意謀殺人，他們的良心上面却不會感到一分一厘的重壓，然而他們對於自己的國民同胞，若是發現有人在一副牌底下頑把戲（暗殺），那是人人都很樂意將他趕快擯棄的。

我自己也是一個殺人者。我曾嘗試感覺這事的不好，可是我始終不能發生這樣的感情。至於那種在一副牌底下頑把戲的行爲，我就會覺得它很不好。

那末我們對於戰爭應該怎樣想法呢？我們對於人類應該怎樣想法呢？我們對於將來應該怎樣想法呢？

如果人類將要發明並且使用一種的武器，能在五秒鐘之內有目的地毀滅十萬人，如果他還以爲不滿足，還要勤勤勉勉再去找出法子來，做得這種武器更加厲害些，那末除非他的強烈自負心遮蔽住了他的推理力，他就不得不斷定他的文明已開始瓦解，而且無可避免地必歸消滅了。

假如人類觀察到了其他動物世界裏面有了類似這樣的事情，他就首先要預言他的末日的來到。譬如說，他假如觀察到了五萬萬個螞蟻聚集在一個不過一坵田那麼大小的小島上，又

注意到那些螞蟻分成了許多一逕都在戰爭的集團，又觀察到了有一天，某一集團拿出一種小武器，竟將另一集團裏的十萬螞蟻毀滅了，這纔他又仔細的觀察，觀察這事以後那島上的所有螞蟻集團都開始大量生產這樣的武器，並且都在趕快的學習，要將那種武器的力量加強許多倍——假如人類在那小島上的螞蟻當中發見了這種種的事情，那末——還有什麼呢？他一定就要預言那整個螞蟻的族類在不很長的時間以內就要消滅了。

陶贏德·

## 第一章

一九四〇年

那一年的天氣到了三月初頭就暖了，而且差不多是突如其來的，所有籬笆上和樹木上的葉芽兒一齊都膨脹起來，還不到時光就開始苞發。不久之後，便見所有的郊野都撲上了淡淡一層的綠粉，從此就一天暖似一天，也一天綠似一天。這纔突然的，黑刺兒草放出了白花，將那些籬笆頂上照耀得亮晶晶地，櫻草花兒也在豐草上面抹着幾筆黃，白的紫的蘿蘭花兒都在隱僻地方祕密地開放。

人人都期待着還有一陣遲到的春寒，可是它竟不來了，那氣候就悄悄兒地一徑向前進，從春季的輕寒轉到夏季的盛陽了；而且差不多每天早晨都是呆呆出日的。

那年樣樣東西都很早，田裏的泥土直到地面底下一尺都還是暖的。芻草上面滿滿開着淡紫色的苜蓿花，長得又高又密，六月裏的第一個星期他們就開始做料草了。到了七月底，大家都已經在收燕麥，就連小麥也差不多好收割。誰知八月裏邊德國人的空襲就來了。

肯德區的沿海地帶，那天大家剛剛吃完了早飯，便聽見第一次大空襲的來臨。那聲音是從南邊隨風飄過來的，先是一種遙遠的隆隆聲，像是夏天隱隱的雷響，這纔是一種清晰的嗡嗡聲，這纔是一陣搔着腳跟的震動，然後是一種一起一落的低沈調子，中間夾着一種響亮的

喘哮聲，越來越響，越來越響，隨即變成一陣轟然的怒吼，筆正在頭頂，四面的展開，燕蔽了一切，正如罩上了一重堅實的屋頂一般。人們都收住了腳，拿手遮着陽光朝上看，只見整個天空都被那一個個小黑點似的轟炸機羣佈滿了，看去像無窮無盡，却按照着一個圖案在飛行，那圖案非常完美，從地上人看上去，總以為那些飛機一定是拿鐵絲兒連在一起的。那些轟炸機上頭，隱約可以看出一陣蚊子的模樣，便是跟來保護它們的戰鬥機了，看去只是一些銀色的微點兒，在天空往來穿插，以備不虞，以防有誰來阻礙轟炸機羣的去路。

那些站在地上的觀衆正看得出神，忽然看見那在最高層的銀點子裏面，有一個點子分明是跟大家分離的，隨即見他向底下的轟炸機羣潛下來，一直鑽進他們的陣裏去，從他們的底下穿到那一邊，便有一架轟炸機冒起了黑烟，翻轉了身子，像一片落葉似的飄飄蕩蕩慢慢掉下來，那一個小小銀點却又做了一個廣闊而優美的弧形重新轉上去，向那轟炸機羣的肚子底下鑽進了。

這纔那些保護戰鬥機看見他了，便一齊向他攻擊，紛紛從高空潛落下來，尖叫着追逼上去，只見那個孤單的點子在空中扭啊，滾啊，翻筋斗啊，其餘點子都緊追在他後身，總有五十，六十，七十架，分散開，圍上來，從左從右從上從下一齊來，從一切的方向來，從不知是何處來，而那小小點兒却不住的躲閃，洩沒，下墜，上升，打滾，繞圈，演出幾千萬種的花色，造成驚心悚目的奇觀。

「幹了他啊，孩子，」觀衆們高聲嚷道。

「你是幹得了的呀。你還來得及的呀。」



「總有論百架呢，他們竟擒他不住。」

「他們永遠擒他不住的，幹呀孩子，趕快呀……」

當時那個正在高空跳舞的小點兒裏邊，司機座裏坐着比德業。他是筆挺坐在那兒的，這時已很緊張了，手脚也非常之快，他的駕駛飛機並不是用手，却是用他的手指尖兒的，就連他所駕駛的那架吐火機，也並不是吐火機，而是他自己的身體的一部分了。他的臂膀肌肉和腿部肌肉就長在那架飛機的翅膀裏和尾巴裏，所以當時在那兒轉側，翻身，高升，下墜的，實在並不是那架飛機，却是他自己——他自己的那個身體，因為飛機的身體，就是駕駛員的身體，一而二二而一的。

當時他看得見敵機四面八方圍攏來，四面八方來向他開火，又看得見他們的砲火出膛時，翅膀上和鼻子上都閃出微微的光燄，於是他將機身扭了扭，滾開了他們，可是沒有用，因為他無論閃避到哪兒，上啊，下啊，前後左右啊，似乎都有敵機在那裏；一簇敵機正在左舷攻擊他，而右舷方面又有更多的來了，同時他又彷彿看見日光裏面突然鑽出一架來，要向他作正面攻擊，他看看無路可逃，只得翻了個轉身，馬上往下鑽，這纔重新又翻轉，翹起鼻子一直往上冲，開始繞起圈子來。其時地球在他週圍旋轉着，忽而掛在他頭頂，忽而又打他的身邊滑下來，重新回到他的腳底下。這纔他從那圈子上倒退了出來，又翻了一個筋斗，便覺肩膀上面被那扣帶抽得有些疼。他向四週急急瞥過了一眼。咦！他們到哪兒去了？他們到哪兒去了？哦，原來是在自己的後邊，在釘他的梢，一共是四架，還有一些是在他右舷，數目還要多得，於是小顛的汗珠沁上了他的額頭，沿着他的飛行眼鏡邊上流下去。他向右舷

方面將機身一甩，一直衝進了敵機，這纔趕快的一沈，鑽到他們底下去，然後打他們的身後重新飛起來，就此撇開他們了，誰知向前一看，還有許多在那裏，而且還有許多正從上面趕下來，啊，上帝，現在還有什麼路走呢？還有什麼路走呢？簡直無可逃遁了！

他正閃避前面的敵機，後面的敵機又追到，而且這回可在逼近的射程向他射擊了。他覺得機身發生一點微微的震動，他向四週看了看，不期突然發見他的機翼上……

不，不，這是不會得的。怎麼會有這樣的事呢？他急忙將頭朝開。只有蠢人纔會設想這樣的事的。荒唐、可笑、發瘋，然而……他不由得重新朝機翼上看過去，於是他的嘴巴張得大大了，他凍僵在他的座上了。

因爲，在那兒，在那機翼的半當中，竟站着一個小小的生物。

這是絲毫沒有疑義的。那個生物站在那邊機翼上，明明是實質，明明很真實，正同那機翼本身之爲實質而真實的一般，而且離開比德業本人不過十呎路——却是一種荒唐之至的生物，比德業長了眼睛從來沒有看見過，長了耳朵從來沒有聽見過這種東西的。當時他因看見那種生物而起的一陣駭異，竟使他把敵機和當時的戰鬥暫時都忘了，他像凍結似的呆坐在那兒，一動不能動，眼睛對那驚人的鬼怪瞪視着，彷彿着了迷一般；而就在這一剎那裏，他所見到那怪身上的一切，就都鮮明而永遠不能忘地攝在他記憶上了。那怪約莫一呎來高，它有兩隻白色而彎曲的角兒長在它的頭頂心，兩角之間攔着一頂很惹眼的綠色銅盆帽，戴的角度顯得很俏皮，它有一條黑色的長尾巴，在背後頭捲成一種優美的弧線。它的服裝跟普通的飛行制服一般，所不同的只是一雙穿到膝蓋爲止的長統黑靴子，後跟厚得很，看去怪形怪狀

的，却無疑的具有一種吸住東西的性能，也就因其具有這樣的性能，所以雖然在那一小時三百哩的滑溜氣流裏，它也能在飛機翼上站得牢腳的。它的手裏拿着一柄大鑽子，約莫有它自己的身體半個那麼大；正在飛機翼上急急忙忙鑽洞兒。它的手腳非常快，鑽好一個洞兒又提起那柄鑽子走開一步去鑽另外一個了。

當時比德業處於這樣的境地，腦子裏面自然而然要有種種紛擾的情緒在那裏打旋兒。也許他已發狂了；一顆子彈曾經打中他的頭，因而他已發狂了；或者是，戰鬥到了這樣緊迫的關頭，他會發生種種幻想的；又或者，他已經死了，不錯，不錯，他也許已經死了。一定不錯的，他是死的了，因為一個人在真實的生活裏，決不會看見這樣的東西。這樣東西原不是沒有的。這樣東西壓根兒就不存在的。他又將頭朝開去。敵機在他四週圍。這明明是真實的生活呀。敵機四面八方向他圍來了，越圍越緊了，四面八方向他開火了，忽而側開去，忽而衝上來，他們的翅膀閃出輝耀的火光，他們的鼻子噴出黃色的尋蹤線。比德業呢，還是不住的在那裏躲閃，潛沈，爬高，打滾，而在這期間，他一逕都意識到機翼上面那個叛逆生物的存在。他從他的眼角重新瞥見它，便又不住對它注視着，只見它旁若無人的站在那兒，正在拚命鑽它的洞眼，不管比德業怎樣的打滾繞圈，它的那雙靴子還是把它牢牢的吸住。有一次是機身整個翻轉了，他看了看它仍舊穩穩吸住在那兒，一點兒不動聲色，那柄鑽子依然打得那麼的迅速，竟是顛頭倒倒它都可以不管的。

這纔那個生物似乎停手休息了。它將它的鑽子扛在肩膀上，沿着機翼向比德業坐在裏邊的司機座踏步而來。你瞧啊，他是沿着機翼走來了，走得有點兒笨拙，好像一個人的腳裏裹

着鉛似的，走到機翼機身交接的地方，它也不停步，還是一直往前走，因為它那鞭子會得吸，它就一逕爬到機壁上去了，隨後它就走到那個裝着玻璃罩子的司機座面前，將它的鼻子抵在玻璃上，拿它那雙光亮漆黑一瞬不瞬的無眶小眼睛對比德業瞪視着。它在說話了，它不知對比德業說些什麼。它的話兒是被發動機的聲音淹沒了。可是比德業看得出來它那兩片厚的小嘴唇皮是在那裏動。他又看得很清楚，那怪長着一張熟皮似的圓臉兒，跟人類的臉兒很相像，同時却又大大的不同，因為那張臉上帶着滿臉的妖氣，看去覺得嚇人，那雙無眶的小黑眼睛帶着一種不生不滅長生不老的神情，那副唇皮厚厚的小嘴巴兒也顯着一種凶猛而又狡猾的姿態。它的整個腦袋約莫有一個大梅子那麼大小，也同一個梅子一般光禿禿的，頭頂上面出着兩隻微黃微曲的角兒。比德業又看出來，那兩隻角兒跟頭皮的交接處，是有一層粉紅色的頭皮連上去罩着它的根兒的。這纔就注意到它那頂驚心怵目的綠色銅盆帽了，也不知什麼道理，那頂帽子是比它的角兒臉兒都覺可怕得多的。當時那怪站在那兒窺看比德業，約莫看了幾秒鐘，這纔忽的一個旋轉就從司機座的邊上消失了。

於是比德業就只見見天空和德國的戰鬥機了，那戰鬥機是到處都是的，盪擁在他的週圍，在他的上面，從高空向他撲來，從每一個角度向他衝來，以致他應接不暇，竟不知那些該防那些該攻了。還有更糟的，他的那架吐火機已經是受了創傷。她的機桿扳起來覺得很沉重，右翼是低下去了，他要她繼續能飛，就得跟她拚命的搏鬥，正如一個人騎在一匹發了性的馬上一般。

他在他的反照鏡裏，看見後面的敵機正在集合，要向自己殺來了，第一架敵機已從高空

鑽下來，向他尾巴上一個猛撲，當即開了火，開了連珠一般的急火，只見那機翼上不住閃閃的發光，比德業連忙雙手一齊把住了機桿，將機身猛的向左側一騰，那架德機就撲了個空，打他旁邊斜衝了過去，衝得尾巴翹起來，連那淡藍色肚皮底下摺疊着的車輪也看得見了；這纔第二架來了，跟着又是一架，又是一架，又是一架，都向他的尾巴上撲來，比德業就突的塞住了氣門，猛的拿左舵一搗，於是敵機又都撲了空，逐一打他身邊掠過，落到右舷方面去了，在那最後掠過的一架裏，他還瞥見那德國駕駛員，坐在那玻璃罩着的司機座裏，頭上帶着個白盔，臉上也是雪白的，朝他看了一眼就落下去了。這纔他的前面又飛起了一架敵機，他從前面的擋風片裏可以看出它來向自己作正面攻擊，只見它漸漸進入他那反光鏡的淡黃圈子裏來了，從那鏡裏看去，只是一條薄薄的黑影，先是一時闊，這纔兩吋了，四吋了，六吋了，那機翼上開始發光了，尋蹤光線也向他這邊不住射來了，他就將身仆上前，一面看着反光鏡裏的黃圈，一面看着圈裏的敵機，兩下對得準，他就將大姆指在那發火的按鈕上輕輕一捺，他那飛機就因砲火的回坐力起了震動了。誰知就在這剎那，他又突然的看見……突然看見他前面右側，就在擋風片的外邊，站在那發動機帽子上的又是那個戴角的生物，正在那裏拚命鑽，鑽的正是那個發動機。

它一面鑽一面側轉頭來看看比德業。它那一雙無眶的小黑眼睛筆直釘住他，兩片厚嘴唇皮也開始動作，而且繼續動下去，彷彿是在唱什麼，比德業聽不出來，却分明是一隻歌兒，節奏是跟那鑽子的旋轉合拍的。

那雙小黑眼睛還是繼續釘住他，那兩片厚嘴唇皮還是不住的動作，那個金屬鑽子在那發

動機裏越鑽越深了。

「住手！」比德業嚷道，「住手，你這害人的傻子，住手！」可是在那發動機的吵鬧當中，他的聲音是連他自己也聽不出來的。

那兩片厚嘴唇皮動得更快了，那柄鑽子也轉得更快了，穿得更深了，於是突然的，那吐火機震動了起來，比德業拿在手裏的機桿開始顫抖了，隨即那發動機發了一聲噐，又是一聲噐，這纔它噐得唾沫都飛濺出來，如同老太婆喝茶喝進鼻子裏面去似的，後來它就寂然不動了。

這纔便是一片靜寂，它充滿了司機座，也充滿了四週的天空，什麼地方都沒有了聲息了，那吐火機向底下的地面滑溜下去。

比德業將他的全套傢伙瞥過了一眼，它們已經死絕了。他又再朝上面看了看，那個生物也已經消失。這纔他又看了看四週，連那些敵機也都走開了。他只看見他們遠遠在上面，都已變成微小的銀點兒，正要爬轉他們的母親轟炸機的頭頂去，重新去保護她們，免得再有誰來打麻煩。這纔他又朝下看，看見一段路外便是英國的綠色郊野了，那些小小田疇如同圍棋盤上的方格子，有點點的村落散佈在其間，而偏在一旁那一抹的灰青色，便是一個大市鎮的所在了。

他聽憑他的飛機繼續滑下去，可是不住探頭四面的搜尋，要想看看那個小小生物現在怎麼樣，誰知尋來尋去也尋它不着，然而它是一定還在近邊的。它是一定還在飛機裏面的。他在坐位上面扭轉身子來，看看他背後，可是什麼也沒有。他在司機座裏尋覓了一回，又向司

機座的地板上尋覓了一回，可也仍舊沒結果。這纔他又重新看到底下去，便想起了自己馬上就要被迫降落了，却不曉得能否找到一塊平坦的地方可降落。

現在他已快近地面了，那些綠色的小方塊兒已經漸漸大起來，那些隔在它們中間的黑線條兒也已漸漸顯出籬笆的形象，又已看得出一簇簇紅頂的房屋，如同一叢叢紅色罌粟花似的散佈其間了。其後愈落愈低，離地面愈來愈近，竟連田裏的牛和它們投射在草地上的黑影子也看得出了。

他把他的降落田野很快揀定了，那是一片沒有牛羣的田野，看去很平滑，而且顏色帶點黃，想是一片已經割過料草光剩草根的空田罷。田的一邊有所小小房屋，屋頂是茅草蓋的，煙囪裏面有煙噴出來，還好拿它當做一個風向表來用。

我還是把底下的滑輪收着罷，他想到，不如拿機腹去降落比較安全些。那一片田野也許並不像從上面看去那麼平滑的；這麼想着他就繞了一個圈，估定了距離，候好了風向，向那田野滑下了。他掠過了那籬笆，將機桿放鬆回去，便見那些黃草從他旁邊掠過來，漸漸浮上來迎接，越來越近了，這纔突然的，他看見前面有一道溝渠橫隔着，那是一道滿水的闊溝，他想從那上面跳過去，又將機桿扳轉來，使機身浮起一步，然後重新往下滑。

看這樣兒我是無論如何不成功的了，他又想道。我一定要衝過頭去了，一面想着，一面便向前面看了看，看見一片濃密的綠色籬笆，它的背後就是那座煙囪裏有煙噴出的小茅屋，當即那片籬笆和那茅屋都從地面躍起向他衝來了。他那飛機正以一小時七十哩的速度往下落，差不點兒沒有碰着那籬笆，及從籬笆上面車過去，便聽見一陣碎玻璃的聲音唧唧響起來。比

德業睜開了眼睛，纔見他和他的飛機筆正坐在那座茅屋後園一個小小花房的殘骸裏。

他的第一情感就是一陣的快樂和驚異，想不到自己還是活着的，而且並沒有受傷，當時他從他的司機座裏向四週圍看了看，只見那碎玻璃在機翼上和機體上厚厚堆積着，都已經粉碎的了。那個花房已經是一片完整的玻璃都不剩，只剩一個白身子的木頭框架慘然向內傾斜着，如同一種史前動物遺留的殘破骨骼一般。他正對着這幅悽慘景象在出神，忽然看見自己頭頂離開六吋光景的空間，在那裏盪呀盪的，乃是一個大大的紅番茄，他就伸出一隻戴手套的手，將那番茄摘了來，拿到嘴裏去咬了一口，當即一股發粘的液汁沿着他的下巴頰兒流下了。

「喂，小伙子！」

比德業嚇了一跳。

「小伙子，」一個人的盛怒聲音尖叫道，「誰說你可以吃我的番茄的？」

比德業慢慢向四週圍看了看，只見一個小老頭兒倚着杖站在那裏。那老兒白髮龍鍾，似乎因其年紀太高，軀幹已經萎縮一半了，他的臉兒便是一個小小圓圓皺皮的核桃，他的嘴裏已經一個牙齒也沒有，他的皮膚緊緊蹙在兩片顴骨上，彷彿被人從他臉上拉下來，打成無數縐皺在他下巴頰兒底下和頸脖子上結牢了似的。

「小伙子，」他用一種虛弱而顫抖的聲音抱怨道，「你把我的園子弄得一場糊塗了，這傢伙——」他拿他的拐杖拍拍那架飛機的翼子——「你把它拿開去罷。」

比德業將那番茄扔進司機座裏去。「實在抱歉之至，」他一面開口，一面解開身上的扣



帶，去掉頭上的飛行盔。「這是我不得已的，」他說着，從司機座裏站起來，解下降落傘，伸了一伸腰，跨到翼子上面來。「實在是不得已的。」

「瞧我的花房！」那老頭兒喊了這一聲，突的在那地面上東西蹣跚跳起來，將他的柺杖對那一堆殘屑拚命揮舞着。「瞧我這個天殺的花房！還有那番茄！我的可愛的番茄！你自己瞧瞧看罷！」說着，他那兩條柺棍似的矮腿兒在地面上蹣跚的演出一種怵目驚心的姿勢，他的身體也隨着兩腿的運動急跳得如同痙攣一般，他的腦袋翻來覆去的擺盪，彷彿是活裝在他肩膀上似的。那是一種極不平常的景象，比德業只得呆呆站在機翼上面看着他。

這纔很快的，那種表演停止了。那老頭兒走上前兩步抬起頭來看着比德業，他那小小的褐色臉上裝出一種神祕陰險的表情。

「我猜你總知道我是誰罷？」他低聲道。

比德業看出他的一隻眼睛有一層雲翳，彷彿煮熟的一般，就斷定它是瞎的，所以對他另外那一隻眼睛看着。

「不，」比德業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您是誰。」

那老頭兒鼓起了嘴唇，將一個長了殼的褐色手指架在嘴唇上，表示一個大秘密將要洩露的樣兒。

「我是科斗堡，」他低聲道，「草莓子的親隨侍衛科斗堡。你總聽見過我罷？」

「不，我恐怕……」

「要是那麼的話，」他很快的說着，一面伸手到他的短掛口袋裏面去，摸出一件鐵絲做